

孙中山先生与元配夫人卢慕贞离婚后同宋庆龄结婚,然而孙中山先生尚有另一次婚姻,即在卢慕贞之后,宋庆龄之前,还有一位被遗忘的革命伴侣——陈粹芳。

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,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朝、创建民国,奔走于香港、澳门、日本和南洋等地宣传革命。那时,总有一位女性陪伴其侧,追随襄助他从事反清斗争。这位女性是陈粹芳。她有着坎坷、流离、凄凉而功不可没的传奇人生。

志同道合,有缘红楼结伴侣

陈粹芳(1873—1960),原名香菱,又名瑞芳,排行四,人称四姑娘,随孙中山革命时,同志尊称之“陈四姑”。原籍福建厦门同安,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。她身材适中,面清目秀,吃苦耐劳,颇具贤德,未曾读过书,因而有人说她不识字。

那时在香港屯门近海处有一幢用红砖砌成的楼房,因此名叫红楼,孙中山曾赁居此地(如今已改建成中山公园,并由孙中山长孙孙治平题园名)。当日,陈少白、尤列、陆皓东、冯自由、郑良等热血青年常到红楼与孙中山聚会。19岁的陈粹芳在屯门基督教堂由陈少白介绍与孙中山相识。初次相见,孙中山即向她表示决心推翻满清政府,效法洪秀全、石达开。陈粹芳对孙中山十分崇拜,也立志革命,志同道合使他俩不久便成为革命伴侣,在红楼租屋住下,相偕奔走革命。这年孙中山已26岁,在西医书院尚有一年才毕业,孙科就在这一年出世的。

同舟共济,浪迹天涯建大业

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行医,他医术高明,善待患者,为了反清还采取义诊赠药的手段收揽人心,故诊所名声日隆,求诊者甚多,遭葡籍医生排挤,诊所被迫迁到广州并改名为“中西药局”。孙中山携陈粹芳同来广州,与好友尹文楷医生(孙中山之师区凤墀女婿)同住。

1895年,孙中山推荐陆皓东从香港偷运军火回广东时,被官府缉获,不久被处死。在得悉陆被捕后,他俩不敢回诊所,也不敢回家,陈粹芳既是孙中山的护士,又是他的卫士,他们躲在亲友家静候消息。后清政府颁文缉拿孙中山,陈粹芳又同孙中山匆匆去澳门避难。

孙中山亡命海外奔走革命,陈粹芳作为他的革命伴侣,随同他流离转徙,香港、澳门、日本横滨及南洋等地都留下了她艰苦的足迹。

1900年前后,孙中山蛰居日本,清政府曾派员诱降,并派密探企图加害革命党人。其时陈粹芳与孙中山共同生活,她以女性的温柔细致、贤劳备至和热情干练,使孙中山在亡命异邦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涯中,获得精神支持与慰藉。同时,她的妻子名份对掩护孙中山,对秘密革命活动都颇有益处。

在横滨,她照顾、接待革命同志无微不至,任劳任怨,烧饭做菜,洗衣洗袜,都由她一人承担。当年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居正、戴季陶、冯自由、廖仲恺、刘成禺、蒋介石等都曾受到她的接待和照顾,大家都亲热地喊她为“四姑”。陈粹芳使那群为献身革命而背井离

乡的亡命客大有“宾至如归”的亲切感。当时,日本社会知名人士宫崎寅藏、头山满、西园寺公望、犬养毅等都与孙中山来往密切,他们都对陈粹芳赞誉不绝。宫崎寅藏说:“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,真是女杰,她那用长筷子,张着很大的眼睛,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,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。”他还曾勉励其弟媳向陈粹芳学习。

1900年规模宏大的惠州之役前,军械皆由海上公会的海员秘密运输。当时所有邮船经过横滨都由陈粹芳亲自联络接洽。每当邮船一到,她立即前往接船,上下往返、传递情报,完成孙中山嘱托的特殊任务。事败后革命党人暂避横滨,大家称赞陈粹芳英勇、果敢,她却说:“我当时传递书简,并不害怕,大家拼命去做,总有办法。”

1907年,孙中山在广东等边界先后策划了4次起义,陈粹芳随侍左右,孙中山到南洋奔走革命,她也随孙中山四处奔走,形影不离,还亲自印刷宣传品——反清檄文。曾追随孙中山到南洋参加革命、担任英文秘书的日本友人池亨吉说陈“非常忙碌”,性格“刚毅”,颇有“女中丈夫”的气概。同年12月,孙中山亲率黄兴、胡汉民等革命首领自河内出发,前往镇南关与清兵奋战,他带着陈粹芳亲自上阵指挥。不久撤退后,大家集会共斟别酒,刚毅的陈粹芳也不堪别风离风之悲,双目饱含泪水。黄三德撰《洪门革命史》说:“看见中山先生交待,一表人才,中山娶她十余年,昔年在镇南关起事,失败,出走安南河内,做伙夹饭与众兄弟食,洗衣裳捱尽艰苦。”

功成而退,忍辱负重赴南洋

民国建立,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,曾追随他出生入死的陈粹芳却功成而退。她从不提“当年勇”,更不炫耀自己特殊的身份。1914年,她只身赴南洋,定居在马来西亚庇能。她随侍孙中山虽久,然终身未育。到庇能后,她抱着刚出世的一位华侨女婴作养女,后取名为孙容。当年陈粹芳反清时多次到过庇能,结识众多侨胞,她们称她为孙夫人或孙太太,年轻人则呼她为孙老太太。陈粹芳母女多赖华侨及老兴中会、同盟会、国民党员萧佛成、邓泽如等人的照顾,方平安度日,相依为命。孙科曾接济过陈粹芳,也曾往庇能相劝,欲请她回澳门定居,但未果。

1931

年,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陈粹芳应孙科之

孙中山第二夫人

□ 许进

请回香港定居,暂住九龙弥敦道721号3楼,不久迁往澳门。次年,孙科接陈粹芳母女到广州公馆,并委托她料理其子孙治平、治强兄弟,当兄弟二人往沪、宁念大学后,她即迁河南白鹤洞租屋居住,以便女儿孙容走读于真光女子中学。后女儿往檀香山读书,她始迁回广州。

1936年,蒋介石南下广州时,不忘陈粹芳当年对他流亡日本时的照顾,亲书慰问,并送上10万元养老建屋以娱晚年之用。

抗战开始,陈粹芳不畏年老,愿做抗日后援,到处宣传抗日救国必胜的思想,她为在抗战中所生的诸外孙取名为必胜、必兴、必达、必成、必立,表示抗战必胜救国必成之信心,足见其英明睿智。

抗战胜利后,陈粹芳随女儿女婿曾往广东中山石岐,中山县原称香山,是孙中山的故乡。陈粹芳回乡后,当地父老、老国民党员、老同盟会会员亲自拜见。1947年秋,老同盟会会员、国民党政府监委刘成禺南巡广州时,曾亲至中山石岐拜会陈粹芳,事后赋诗以表对她的敬仰之情:“望门投宿宅能之,亡命何曾见细儿;只有香菱贤国姬,能飘白发说微时”。诗中“香菱”即指陈粹芳。

颐养天年,须臾不忘孙中山

1949年,陈粹芳带着女儿一家重返香港,安度晚年。她与孙中山分离后,一直记挂着孙中山和他的事业。当时有人认为孙中山有负于她,但她却说:“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,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……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,自愿分离,并不是中山弃我,所以说中山待我不薄,也不负我。”

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,她颇感欣慰,她说:“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了贤内助,诸事顺利,应祝他们幸福。”

陈粹芳一直珍藏着孙中山老师康德黎送给孙中山的怀表,那是孙中山在欧洲蒙难回抵日本赠她珍藏的。一只怀表,足见两人恩情厚。对此,刘成禺在拜见陈粹芳后回忆道:“于此行,在陈家获赠陈先生所留金链一条,链夹小印一颗,金表大如小蟹,有金盖可开,金盖面刻'y·s·sun'。盖先生伦敦蒙难回国,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此物也。先生在香港时,屡以出示人,今再见之,其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。”

当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,她每晚都梦见他在空中飞翔,彼此可谓心灵相照。孙中山逝世后,陈粹芳设坛

遥祭达7天之久,在南洋被广传为佳话。

客死香港,身后不及生前名

陈粹芳女儿孙容(结婚后改名为苏仲英)与孙中山的侄孙(胞兄孙眉次孙)孙乾结婚,夫妻感情融洽,家庭生活非常美满,生五男一女。一生坎坷的陈粹芳儿孙绕膝,亦有一番乐趣。她虽非出自书香门第,但甚

晓人情世故,秉性朴实敦厚,待人和蔼可亲。她与孙中山结发之妻卢慕贞谊同姐妹,相处和谐,晚年仍常聚首,尤为难得。不仅如此,她对孙中山与卢氏的儿女也视如己出,难怪孙科对陈粹芳难抹一片孝心。

孙氏家族所列孙中山配偶中,按与之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,将陈粹芳(妾)列为卢慕贞之后,宋庆龄之前。孙氏家族上上下下都对陈粹芳尊敬有加,孙辈咸称其为“南洋婆”(称元配卢氏为“澳门婆”,称宋庆龄为“上海婆”),他人则尊称为孙老太太。

1910年12月,孙中山赴欧途中写信给女儿孙婉,内中有两处提及陈粹芳,与元配卢慕贞一视同仁,这是目前发现孙中山唯一谈及陈粹芳的信。

1957年春,陈粹芳唯一的女儿苏仲英病逝于香港,她忧伤过度,从而举步维艰,行动依靠轮椅。1960年秋,年迈体弱的陈粹芳在香港溘然长逝,享年87岁。由于种种原因,家人的治丧形式颇为简单,不登报,不登讣告,匆匆购地葬于葵湾华人墓地。

1986年11月,北京隆重举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日,孙乾诸子(陈粹芳之外孙)皆回国参加大会。不久孙乾由美国回港收拾岳母与妻子遗骨,改葬于中山县翠亨村的北山头,面向大海,墓碑改名孙粹芳夫人墓,署名孙乾诸子孙,墓地边立有国民党元老居正等的亲笔题词。

尽管每日到翠亨村瞻仰孙中山故居的游人络绎不绝,然而,人们对近在咫尺的陈粹芳墓并不注意。或许,他们根本不知道陈粹芳为何许人。

陈粹芳,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孙中山革命伴侣,一位为正义和信仰献出了一切的女杰,一位为爱情奉献了毕生的女人!



陈粹芳

位 陈粹芳